

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專班在菲律賓巴丹島的田野課程記錄—從人類學家太太的角度

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專門クラスによるフィリピン・バタン島での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カリキュラムの記録—人類学者の妻としての視点から
Fieldwork Course of NPTU's Program for Indigenous Students in Batan Island, Philippines: Ethnography by an Anthropologist's Wife

文・圖 | Saiviq Kisasa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專班學生盛裝合影。

曾看過人類學家的日誌照片，是他帶著一家大小到遙遠的東南亞田調，過去是站在人類學家的角度，現在我卻成為人類學家的太太，帶著兩個孩子在巴丹島Diura漁村跟著去採集調查。



是他帶著一家大小到

巴丹島

與達悟族語言相似度近六成，島民幾乎都能彼此溝通，早在2015年人類學家羅董就曾跟我提過想到巴丹島居住調查，沒想到就在2019年的暑假成行，透過蘭嶼友人及國立菲律賓大學人類學系的巴丹島民Edwin A. Valientes助理教授合作，這是屏大原專班首次開設國外田野課程，全團共2位老師及15名學生。團隊出發前每週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學生必須找到研究主題與指導老師討論，確保到達後都能順利進入田野。

很多學生和我都是第一次來菲律賓，就直接進到巴丹島，學生還自己安排Foundation Day晚會的演出。在這中間還需兼顧搜尋和閱讀巴丹島的文獻，每天還要練習英語和Tagalog語（特聘



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專班首次開設國外田野課程，全團共2位老師及15名學生。

當地老師Medy教學)。最後還是超越了自己的極限，當天的表演讓我眼眶泛淚，他們努力透過音樂舞蹈認識這群既熟悉（南島民族）又陌生（未曾謀面）的兄弟姐妹。

進入田野

跟著島民共渡完一週的Foundation Day，學生們被安排在兩個村莊，是真正的進入田

野場域。一些學生跟著人類學家搬到一個非常小型的漁村Daira，另一批學生住到山區Tukon，有學生主題是巴丹島的教育，故留在政經地區的省會Basco。每戶家庭會安排2名學生以深入在地生活，寄宿家庭有小雜貨店的nainai（媽媽）或小夫妻等。漁村非常小只有一條街和幾戶人家、三間

小雜貨店，我向孩子們解釋這裡物資缺乏，要好好管理食物不能偏食。

曾看過人類學家的日誌照片，是他帶著一家大小到遙遠的東南亞田調，過去是站在人類學家的角度，現在我卻成為人類學家的太太，帶著兩個孩子在巴丹島Diura漁村跟著去採集調查。在這裡無時無刻都在流汗，每天都要洗兩次以上，所以換洗衣服很壯觀，一切都是要用手洗，常洗到一半就停水，很像小時候的部落，我平常心的放下洗到一半的衣服，跑去涼亭享受片刻寧靜。

成為當地人

晚餐後莫約八點突然停電，我們一行5人決定出門探險，看到很多人拿水桶往地

上尋找東西，原來是在找寄居蟹。經過其中一對學生Muakay和Valis的homestay正在晚餐，home爸媽分別是漁夫和警察，我們好奇他們的餐桌佳餚，菲律賓家常菜真的好對我的口味。

這幾天看到學生們分享和homestay家人出海的照片，還有3位學生幾乎是天天出海，其中1位南澳泰雅學生想要比較兩邊抓魚的方法，順便也幫另外2位英文不太好的學生。晚上看到他們和村民開心聊天吃飯，甚至凌晨4點還去抓牛，我放下心中大石，之前聽過有錢人為了避免小孩嬌生慣養，花大把鈔票送去體會樸實的生活，人類學家真的很適合開這類營隊。

經過兩週，在Tukon的6名學生要遷到Daira來住，學生表示home媽Jane可以提供住宿，因為Diura的homestay不

夠住，本來要讓他們去Mahatao，但最後能相聚、互相照顧真是太好了，感謝主。Medy說Diura的home爸媽們都超好，還犧牲睡眠帶著去看喪禮、抓牛殺牛、出海釣魚或岸邊網魚，就像台灣原住民服務隊去部落「服務」，但我們不是來服務而是做田調。

田野前要先建立關係

Medy從早上就在準備晚會的餐點，我聽到主食在慘叫幾秒就安靜了，後來



Medy、羅董、tjuku相繼回來都說豬已經被剝成塊了。Home媽Jane很厲害，她養豬，還提供其他6名學生的住宿，真的很像村長。閒聊後，我開始詢問雜貨店的事，原來Daira是今年才有，東西全都來自Basco，因為一趟車資就要500 peso，故定價比Basco貴一點以平衡成本，這真的是在為民服務。

晚會隔天是女兒3歲生日，提早和村民一起唱生日歌，第一次這麼隆重的慶生真是難忘。學生表演了原住民舞蹈，村民也開始教跳巴丹舞蹈，感覺很像歐洲的舞蹈，偷瞄了Edwin前面的nainai，她好

會扭屁股，原來這舞蹈如此多變。學生們在桑布伊的快樂搖擺下教村民跳牽手舞，村民甚至合唱歌曲回應我們，據說這是Diura最開心的夜晚，晚會結束後，我們感情似乎又變得更親。我在初學人類學時，進田野想問到主題，著實不容易，先建立關係是不錯的開始。星期日寄宿家庭帶著學生觀光，照片中他們像是一家人，完全融入當地的生活。

因為有學生的主題與食物有關，羅董請nainai準備了Ivatan傳統佳餚，有三種山藥yam、芋頭莖、alayu鬼頭刀乾、魚湯、16排玉米，都是出自自家農場。Edwin說這是傳統菜餚，通常因冬季太冷無法出海捕魚所以會吃山藥。nainai說魚乾和山藥味道不同，一起品嚐有不同的風味，

山藥是主食，魚乾則做成歐姆蛋，非常可口。2000年後白米才進來，電鍋她是二年前就拿到，但這二個月才開始使用。

大家還聊到近年來愈來愈少青年返鄉務農和捕魚都去參與旅遊業，這些技術也愈來愈少人知道，目前村裡最會抓魚作農的青年只剩Junjun，也是nainai的兒子，dada Ernest說著漁村人愈來愈少，是否也會漸漸落沒？雖然有觀光冷泉，但缺乏民宿，水電也不穩定，重要的是保護區還無法任意居住和建設。

Farewell party告別田野地

離開前，舉辦了Farewell party，學生們努力用英文表達感謝，接待家庭的爸媽們都很感動，警察home媽說，希望下次再來，她接待的學



村民熱心準備Ivatan傳統佳餚，有魚乾跟山藥。

生可以用英文流利對話，更深地了解彼此，盼望這是一股讓學生練英文的動力。Nainai流著淚，她唱了一首歌就跑掉了，Jane也不斷說著不想我們離開。每個人都很期待再見面，但距離和時間有很多變數，當廉航還沒進台灣時，要出國實在很難，異國的朋友想再見談何容易。

歡送會最讓我感動的是，Aliman和明揚搬來一幅很大的畫要送給村民，圖上畫著鬼頭刀和活火山，他們每天的生活就是跟homestay家人出海抓魚，兩個都曬得超級黑，英語和Tagalog語進步很多，我覺得他們很適合寫下或畫出Diura討海人的故事。

Jane拿了好多她自己種的

木瓜、野生龍眼、空心菜和地瓜，居然還有她老公抓到的鬼頭刀乾，問她為何願意接待學生？她說想讓學生們體驗村民的生活。知道我們週日就要離開，她很擔心小兒子TJ，每當有人離開，他都會傷心一陣子，像生病似的。田調生活所必經，是當地人看著研究者來來回回。研究者的心情呢？我們不只是學者，而已成為家人。

兩個世界

Linda Smith的Decolonization of methodology，前言開頭吸引了我，說她身處在兩個世界，出生在一個世界，受教於另一個社會，她在這兩個社會中移動。讓我回想在大學時，不熟悉主流世界的規則而不斷受挫，卻滋長了心志，足以面對兩個世界的身份，自由自在

地穿梭，仍能有自己的主體性。如何讓原住民孩子避免或減輕苦痛的蛻變過程？這感覺就像是毛毛蟲羽化成蝴蝶般奇妙，任何事情都無法擊倒對於自身族群的認同。

美國第二位進入哈佛大學的黑人學者Carter G. Woodson曾在菲律賓教書，一個在當地工作的傳教士，警告不要將菲律賓學生美國化，當時使用美國本位的課本，課本中的蘋果、北極熊、冰風暴都不存在於菲律賓。這段異文化經歷也讓Woodson反思黑人文化在美國的邊緣地位。當初羅董花了很多心思設計課程與找經費，帶學生出國田調，為的也是讓學生透過異文化經驗，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動力，田野調查生活往往比旅行更為深刻，這也是人類學迷人之處。◆



Saiviq Kisasa

排灣族，台東縣大武鄉南興村魯加卡斯部落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碩士，現就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班，專注在教育政策和人才培育的研究。為106年度台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創業組得主，與夫婿國立屏東大學羅永清助

理教授共同出版第一套以排灣族文化為主題的排灣族部落公法人桌遊。現為讓阿讓創意無限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學生們跟著homestay家人出海捕魚。

田調生活所必經，是當地人看著研究者來來回回。研究者的心情呢？我們不只是學者，而已成為家人。

